

教师节将至,师恩二字,在岁月回望中愈发温热。本版三篇作品中,从泛黄旧照、山村学堂的遥远记忆里,打捞起上世纪乡村教师的动人往事。他们严慈相济,以学识启智,以大爱待人,用朴素的坚守照亮寒门学子的求学路。时光匆匆流转,许多恩师已然远去,但谆谆教诲依旧留存在学子心底。文字寄情,笔墨怀人,以此致敬一代代扎根乡土、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。

——编者

山村学屋 师恩难忘

■尚宏厅

进入小学一年级那天,我遇到了人生第一位启蒙老师张汉山。一个甲子过去,当年那座简陋的学堂不见了踪影,张老师也早已离世,可他那洪亮的嗓音、爽朗的笑声及谆谆教诲,至今仍萦绕在耳畔。

学校就在家门口,是相邻三个生产队合办的山村小学。校舍是三间土墙瓦屋,屋内陈设极简,一口独锅灶、一张木床、一张办公桌。办公桌上堆满了批改的作业本,一只红墨水瓶口斜插着一支钢笔。屋外有一块活动场地,场子下面是种着庄稼的沟滩田地。

村小学采用复式班教学,一至五年级数十名学生,全校仅有张老师一位民办教师。他没有固定薪水,仅凭大队记工分维系生计。入学后,学校只发《语文》《算术》两本书,其他的课程没有书,上美术、体育、音乐课,张老师带着我们画画、唱歌、做游戏。一年级语文课本字号大,配有简单的插图,“日月水火、山石田土”“人手足、口耳目”之类的内容,老师逐字讲解,好学牢记。

我叫张老师表叔,他母亲是尚家姑娘,父辈们都亲切地喊他老表。张老师中等个儿、方脸盘,待人热情,笑起来哈哈响,露出几颗亮闪闪的金牙。他口才好,声音洪亮,对待学生的学业和纪律却十分严厉。上课时,他提一把小摇铃,站在教室门口“当当当”一摇,学生立马进教室,教室内瞬间安静下来。

复式班教学是辛苦活,张老师穿插轮换着教。教一年级时,其他班级的学生或复习或做作业。后院小朋友玉华个头高,是我们年级的班长。我们每天都在一起放声读书、齐声背诵,小脸涨得通红,喉咙

都念哑了。老师交代,书不会背的放学不准回家,因此大家都用劲。

学校三间教室是通的,没有隔墙,前后的窗子纸糊的,捅破了,四处透风。课桌是长条木桌,能坐一趟子学生,桌凳很高,我们趴在上面写作业,双腿悬空,两脚不着地,总会不自觉地来回晃动。到了寒冬腊月,飘起雪花,刮起冷风,同学们坐在教室里,手脚冻得冰凉。有的同学手、耳朵、脚后跟被冻肿冻破。张老师心疼学生,允许孩子们带火炉取暖。

虽说是山沟里的学校,可文化氛围浓厚。张老师发挥特长,教学生们唱歌跳舞、演奏乐器。逢年过节,或是大队召开庆祝大会的时候,学校“洋鼓队”“秧歌队”都准时参加。张老师自编节目,亲自排练,给学生们画上淡妆,然后举着鲜艳的旗子,敲鼓吹号,踏着节拍扭着秧歌,唱着带有地方曲调的革命歌曲,浩浩荡荡地走进会场,乡亲们见了啧啧赞叹。

张老师住在我家门前,平时帮我家干了不少活。我们一家人都想让张老师长远远在家门前教书,可忽然有一天,张老师不教我们了,他要辞教回家种田。

临走那天,张老师提着一袋书,形单影只,一步步走下石坎,越过沟滩,朝大路走去。他舍不得他的学生,转过头,向欢送他的学生挥手道别:“再见了,亲爱的同学们!”他洪亮的嗓音含着牵挂,此时,我的眼睛湿润了。他的身影渐渐模糊,最后消失在大山深处。

(作者系十堰市作协会员)

时光皱褶

■赵国章

前不久,收到微信好友发来一张照片,正待细看,对话框很快又弹出一句:“上世纪一九七九年班级合影照,你还能认出那些老师不,还能找到自己不?”“有交往的互转一下,珍贵记忆。”这是同在一座城市经商多年的老同学武双九所发,我和他取得联系,也是春节在亲戚家一次偶遇。

照片整体表皮已打皱成细碎树脂状,且色泽黯然发黄。我站到阳台把照片放大比例,细琢,相框里总共62人中,有一大半几乎淡出记忆,倒是坐在第二排的9名代课老师还都能清晰可辨。瞬间,绝版的昨天,那些无法复制的经历,勾起了些许斑驳碎片。

很快,我又把照片转给了远在沈阳、早已退休的税务干部李丹贵老师,让他辨认。五分钟后,李老师准确报出了所有任课老师的名字。他说:“抱歉,几十年了,这些学生,我是真心认不出来了。因当时都是青春年少,变化太快。”

和我的四年级语文老师李丹贵“相见”,来自去年堂哥推荐的微信,他俩是同乡战友。李老师仅任过我半年班主任,就穿上军装走进了军营。但他给我的印象源于当时,他是全校老师中最年轻最帅气的,说话不紧不慢,温文尔雅中,又透出一种军人天分的严肃气质。时常中午放学,彼此会一前一后一路同行半里路。因他所在的李营四队家门口“花楼门”,是我回家的必经之路。更重要的是,李老师穿上军装临行前,龙

门学校组织师生,敲锣打鼓,手捧鲜花,夹道欢送。

时光匆匆,一别几十年,彼此再未见面。加上微信,我自报家门说明原委后,李老师一句“赵弟你好”,直喊得我热泪盈眶。

端坐合影照C位,时年三十多岁、英姿飒爽的是全校公认“最厉害”的老师申新志,他是我们五年级班主任。逢他讲课,你得挺起胸膛坐姿端正。做作业必须一笔一划不得潦草,他常拿“字是人的脸面”说事。有次作文课,他有事推迟了几分钟,走到教室门口,看见学生们正稀里哗啦交头接耳,整个教室就像一个马蜂窝嗡嗡炸响。那次,申老师没有发火,而是正色地启发大家说:“同学们,你们父母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地里干活,供你们上学读书,为了什么?难道你们以后也打算一辈子‘修地球’(种地)?没文化,以后连地球都修不好哇。你们知道,我是从河南淅川拖家带口落户到这儿的,住着两小间低矮土打油毛毡房,屋里床连锅、锅连床。进门就是一个猪食盆搁在灶膛边,八十多岁的老妈两眼一抹黑。你们说,我要苦口婆心站在这儿教你们,又是为啥?”申老师眼里闪烁着泪花,震慑得教室鸦雀无声。

“曾何春而何秋,亦忘朝而忘暮。”和老同学一次偶然谋面,让已步入花甲的我,徐徐翻开了一页尘封已久,打着层层皱褶的青葱往事。

(作者地址:十堰市东城开发区东风大道7号)

1972至1977年,我在家乡郧阳区五峰乡大石沟村小读书,先后经历了四任老师教学。其中,第二任是蔡老师,叫蔡居成,张家楼村人,时年四十岁左右。这位蔡老师不仅教学生学文化,还积极创新教学新模式:搞勤工俭学,到田间拾麦穗,试种学农基地;教学生学军事,组织学生到预定区域做对抗演练;用勤工俭学挣的钱,买来鼓号,活跃学校文化生活;鼓励学生写好作文,并将学生的优秀习作推荐到学区,在学区组织的活动仪式上,上台演讲并获奖。由此,蔡老师在整个学区成为有名的好教师,多次获得褒奖。

那时,我家有兄弟俩在这里上学,家庭社会地位低,常常遭受其他同学另眼相看。但蔡老师认为大家都是他的学生,没有地位高低之分,只要老实听话、爱学习、肯上进,都是好学生。他将我们纳入少先队行列,为我们俩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。平时,蔡老师待我们视同父子,不时到家里走访,送新来的报纸让我们阅读,送过期的旧报纸让我们拿回家糊墙,对我们的爱护前所未有,让一众邻里深感惊讶。

后来,多年过去,我从中学毕业后参军、退伍,回到地方政府工作,搞宣传报道。走进中学校园,有幸看到蔡老师也在这里管后勤,不过已在养病。校长向我讲了他虽重病在身,依然不辞辛苦、勤奋工作的事迹,我深受感动,于是为他写了一篇人物通讯,刊登在1991年3月30日《郧阳报》“教育园地”专栏头条,表达了我的感激之情。不久,我听说五十多岁的蔡老师因病去世,顿感万分痛惜,遂写一篇纪念文章,收录在我出版的文学专著中。

岁月流转,弹指经年。最让我心怀感念的,依旧是蔡老师。他用一生坚守诠释了人民教师的初心与担当,用平等与大爱温暖了寒门学子的一生,用创新与坚守践行了教育的真谛。数十年来,这盏恩师点亮的明灯,始终照亮我前行的道路,时刻警醒我修身立德、坚守初心。

师恩如灯,岁岁长明。时光流逝,岁月沉淀真情。蔡老师的风骨、格局与大爱,跨越时代、历久弥新,终将永远镌刻于我心,成为我一生最珍贵的精神底色,生生不息、永远传承。

(作者系湖北省作协会员)

师灯照我岁岁明

■梵灯

欢迎投稿

邮箱 sywbzw@163.com

